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十回 姬伯燕山收雷震

詩曰： 燕山此際瑞煙籠，雷起東南助曉風。霹靂聲中驚蝶夢，電光影裏發塵蒙。

三分有二開岐業，百子名全應鑄鄴。卜世卜年龍虎將，興周滅紂建奇功。

話說眾官見商容撞死，紂王大怒，俱未及言語。只見大夫趙啟見商容皓首死於非命，又命拋屍，心下甚是不平，不覺豎目揚眉，忍納不住，大叫出班：「臣趙啟不敢有負先王，今日殿前以死報國，得與商丞相同遊地下足矣。」指紂王罵曰：「無道昏君！絕首相，退忠良，諸侯失望；寵妲己，信讒佞，社稷摧頽。我且歷數昏君的積惡：皇后遭枉酷死，自立妲己為正宮；追殺太子，使無蹤跡；國無根本，不久丘墟。昏君，昏君！你不義誅妻，不慈殺子，不道治國，不德殺大臣，不明近邪佞，不正貪酒色，不智立三綱，不恥敗五常。昏君！人倫道德，一字全無，枉為人君，空禪帝座，有辱成湯，死有餘愧！」紂王大怒，切齒拍案大罵：「匹夫焉敢侮君罵主！」傳旨：「將這逆賊速拿炮烙！」趙啟曰：「吾死不足惜，止留忠孝於人間，豈似你這昏君，斷送江山，污名萬載！」紂王氣沖牛斗。兩邊將炮烙燒紅，把趙啟剝去冠冕，將鐵索裹身，只烙的筋斷皮焦，骨化煙飛，九間殿煙飛人臭，眾官員鉗口傷情。紂王看此慘刑，其心方遂，傳旨駕回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炮烙當庭設，火威乘勢熱。四肢未抱時，一炬先摧烈。

須臾化骨筋，頃刻成膏血。要知紂山河，隨此煙燼滅。

九間殿又炮烙大臣，百官膽顫魂飛。不表。

且說紂王回宮，妲己接見。紂王攜手相攬，並坐龍墩之上。王曰：「今日商容撞死，趙啟炮烙，朕被這兩個匹夫辱罵不堪。這樣慘刑，百官俱還不怕，畢竟還再想奇法，治此倔強之輩。」妲己對曰：「容妾再想。」王曰：「美人大位已定，朝內百官也不敢諫阻，朕所慮東伯侯姜桓楚，知他女兒慘死，領兵反叛，搆引諸侯，殺至朝歌；聞仲北海未回，如之奈何？」妲己曰：「姜乃女流，聞見有限，望陛下急召費仲商議，必有奇謀，可安天下。」王曰：「御妻之言有理。」即傳旨：「宣費仲。」不一時，費仲至宮拜見。紂王曰：「姜后已亡，朕恐姜桓楚聞知，領兵反亂，東方恐不得安寧。卿有何策可定太平？」費仲跪而奏曰：「姜后已亡，殿下又失，商容撞死，趙啟炮烙，文武各有怨言，只恐內傳音信，搆惹姜桓楚兵來，必生禍亂。陛下不若暗傳四道旨意，把四鎮大諸侯誑進都城，梟首號令，斬草除根。那八百鎮諸侯知四己已故，如蛟龍失首，猛虎無牙，斷不敢猖獗。天下可保安寧。不知聖意如何？」紂王聞言大悅：「卿真乃蓋世奇才，果有安邦之策，不負蘇皇后之所薦。」費仲退出宮中，紂王暗發詔旨四道，點四員使命官，往四處去，詔姜桓楚、鄂崇禹、姬昌、崇侯虎。不題。

且說那一員官逕往西岐前來，一路上風塵滾滾，芳草悽悽，穿州過府，旅店村庄，真是朝登紫陌，暮踏紅塵。不一日，過了西岐山七十里，進了都城。使命觀看城內光景：民豐物阜，市井安閒，做買賣，和容悅色，來往行人，謙讓尊卑。使命歎曰：「聞道姬伯仁德，果然風景雍和，真是唐虞之世。」使命至金庭館驛下馬。次日，西伯侯姬昌設殿，聚文武講論治國安民之道。端門官報道：「旨意下。」姬伯帶領文武，接天子旨。使命到殿，跪聽開讀：

「詔曰：北海猖獗，大肆兇頑，生民塗炭，文武莫知所措，朕甚憂心。內無輔弼，外欠協同，特詔爾四大諸侯至朝，共襄國政，戡定禍亂。詔書到日，爾西伯侯姬昌速赴都城，以慰朕綏懷，毋得羈遲，致朕佇望。俟功成之日，進爵加封，廣開茅土。謹欽來命，朕不食言。汝其欽哉！特詔。」

姬昌拜詔畢，設筵款待天使。次日整備金銀表禮，賚送天使。姬昌曰：「天使大人，只在朝歌會齊；姬昌收拾就行。」使命官謝畢姬昌去了。不題。

且言姬昌坐端明殿，對上大夫散宜生曰：「孤此去，內事託與大夫，外事托與南宮适、辛甲諸人。」宣兒伯邑考至，吩咐曰：「昨日天使宣召，我起一易課，此去多凶少吉，縱不致損身，該有七年大難。你在西岐，須是守法，不可改於國政，一循舊章；弟兄和睦，君臣相安，毋得任一己之私，便一身之好。凡有作為，惟老成是謀。西岐之民，無妻者給與金錢而娶；貧而愆期未嫁者，給與金銀而嫁；孤寒無依者，當月給口糧，毋使欠缺。待孤七載之後災滿，自然榮歸。你切不可差人來接我。此是至囑至囑，不可有忘！」伯邑考聽父此言，跪而言曰：「父王既有七載之難，子當代往，父王不可親去。」姬昌曰：「我兒，君子見難，豈不知迴避？但天數已定，斷不可逃，徒自多事。你等專心守父囑諸言，即是大孝，何必乃爾。」姬昌退至後宮，來見母親太姜，行禮畢。太姜曰：「我兒，為母與你演先天數，你有七年災難。」姬昌跪下答曰：「今日天子詔至，孩兒隨演先天數，內有不祥，七載罪愆，不能絕命。方纔內事外事，俱托文武，國政付子伯邑考。孩兒特進宮來辭別母親，明日欲往朝歌。」太姜曰：「我兒此去，百事斟酌，不可造次。」姬昌曰：「謹如母訓。」隨出內宮與元妃太姬作別。——西伯侯有四乳，二四妃，生九子，長曰伯邑考，次子姬發即武王天子也。周有三母，乃昌之母太姜，昌之元妃太姬，武王之元配太姬，故周有三母，俱是大賢聖母。姬昌次日打點往朝歌，匆匆行色，帶領從人五百名。只見合朝文武：上大夫散宜生，大將軍南宮适，毛公遂、周公旦、召公奭、畢公、榮公、辛甲、辛免、太顛、閔夭——四賢、八俊，與世子伯邑考、姬發，領眾軍民人等，至百里長亭餞別，擺九龍侍席，百官與世子把盞。姬昌曰：「今與諸卿一別，七載之後，君臣有會矣。」姬昌以手拍邑考曰：「我兒，只你弟兄和睦，孤亦無慮。」飲罷數盞，姬昌上馬。父子君臣，灑淚而別。

西伯那一日上路，走七十里，過了岐山。一路行來，夜住曉行，也非一日。那一日行至燕山，姬伯在馬上曰：「叫左右看前面可有村舍茂林，可以避雨，咫尺間必有大雨來了。」跟隨人正議論曰：「青天朗朗，雲翳俱無，赤日流光，雨從何來？……」說話未了，只見雲霧齊生。姬昌打馬，叫速進茂林避雨。眾人方進得林來，但見好雨：

雲生東南，霧起西北。霎時間風狂生冷氣，須臾內雨氣可侵人。初起時微微細，次後來密密層層。滋禾潤稼，花枝上斜掛玉玲瓏；壯地肥田，草梢尖亂滴珍珠滾。高山翻下千重浪，低凹平添白練水。遍地草澆鴨頂綠，滿山石洗佛頭青。推塌錦江花四海，好雨，扳倒天河下傾。

話說姬昌在茂林避雨，只見滂沱大雨，一似飄潑盆傾，下有半個時辰。姬伯吩咐眾人：「仔細些，雷來了！」跟隨眾人家說：「老爺吩咐，雷來了，仔細些！」話猶未了，一聲響亮，霹靂交加，震動山河大地，崩倒華岳高山。眾人大驚失色，都擠聚在一處。須臾雲散雨收，日色當空，眾人方出得林子來。姬昌在馬上渾身雨濕，歎曰：「雷過生光，將星出現。左右的，與我把將星尋來！」眾人冷笑不止：「將星是誰？那裏去找尋？」然而不敢違命，只得四下裏尋覓。眾人正尋之間，只聽得古墓旁邊，像一孩子哭泣聲響。眾人向前一看，果是個孩子。眾人曰：「想此古墓，焉得有這孩兒？必然古怪，想是將星。就將這嬰孩抱來獻與千歲看，何如？」眾人果將這孩兒抱來，遞與姬伯。姬伯看見好個孩子，面如桃蕊，眼有光華。姬昌大喜，想：「我該有百子，今止有九子，適纔之數，該得此兒，正成百子之兆，真是美事。」命左右：「將此兒送往村權養，待孤七載回來，帶往西岐；久後此子福分不淺。」姬昌縱馬前行，登山過嶺，趕過燕山。往前正走，不過一二里，只見一道人，丰姿清秀，相貌稀奇，道家風味異常，寬袍大袖，那道人飄然出世之表，向馬前打稽首曰：「君侯，貧道稽首了。」姬昌慌忙下馬答禮，言曰：「不才姬昌失禮了。請出道者為何到此？那座名山？甚麼洞府？今見不才有何見論？願聞其詳。」那道人答曰：「貧道是終南山玉柱洞煉氣士雲中子是也。方纔雨過雷鳴，將星出現。貧道不辭千里而來，尋訪將星。今睹尊顏，貧道幸甚。」姬昌聽罷，命左右抱過此子付與道人。道人接過看曰：「將星，你這時候纔出現！」雲中子曰：「賢侯，貧道今將此兒帶上終南，以為徒弟；俟賢侯回日，奉與賢侯。不知賢侯意下如何？」昌曰：「道者帶去不妨，只是久後相會，以何名為證？」道人曰：「雷過現身，後會時以『雷震』為名

便了。」昌曰：「不才領教，請了。」雲中子抱雷震子回終南山而去。——若要相會，七年後姬伯有難，雷震子下山重會。此是後話，表過不題。

且說姬昌一路無詞，進五關，過滎池縣，渡黃河，過孟津，連朝歌，來至金庭館驛。館驛中先到了三路諸侯：東伯侯姜桓楚、南伯侯鄂崇禹、北伯侯崇侯虎。三位諸侯在驛中飲酒，左右來報：「姬伯侯到了。」三位迎接。姜桓楚曰：「姬賢伯為何來遲？」昌曰：「因路遠羈縻，故此來遲，得罪了。」四位行禮已畢，復添一席，傳杯擲飲。酒行數巡，姬昌問曰：「三位賢伯，天子何事緊急，詔我四臣到此？我想有甚麼大事情，都城內有武成王黃飛虎，是天子棟梁，治國有方；亞相比干，能調和鼎鼐，治民有法，有干何事，宣詔我等。」四人飲酒半酣，只見南伯侯鄂崇禹平時知道崇侯虎會夤緣鑽刺，結黨費仲、尤渾，蠱惑聖聰，廣施土木，勞民傷財，那肯為國為民，只知賄賂於己，此時酒已多了，偶然想起從前事來，鄂崇禹乃曰：「姜賢伯，姬賢伯，不才有一言奉啟崇賢伯。」崇侯虎笑容答曰：「賢伯有甚事見教？不才敢不領命？」鄂崇禹曰：「天下諸侯首領是我等四人，聞賢伯過惡多端，全無大臣體面，剝民利己，專與費仲、尤渾往來。督功監造摘星樓，聞得你三丁抽二，有錢者買閒在家，無錢者重役苦累，你受私愛財，苦殺萬民，自專殺伐，狐假虎威，行似豺狼，心如餓虎，朝歌城內軍民人等，不敢正視，千門切齒，萬戶冤。賢伯，常言道得好：『禍由惡作，福自德生。』從此改過，切不可為！」就把崇侯虎說得滿目煙生，口內火出，大叫道：「鄂崇禹！你出言狂妄。我和你俱是一樣大臣，你為何席前這等凌辱我！你有何能，敢當面以誣言污蔑我！」——看官，崇侯虎倚費仲、尤渾內裏有人，就酒席上要與鄂崇禹相爭起來。只見姬昌指侯虎曰：「崇賢伯，鄂賢伯勸你俱是好言，你怎這等橫暴！難道我等在此，你好毀打鄂賢伯！若鄂賢伯這番言語，也不過是愛公忠告之道。若有此事，痛加改過；若無此事，更自加勉；則鄂伯之言句句良言，語語金石。今公不知自責，反怪直諫，非禮也。」崇侯虎聽姬昌之言，不敢動手。不提防被鄂崇禹一酒壺，劈面打來，正打侯虎臉上。侯虎探身來抓鄂崇禹，又被姜桓楚架開，大喝曰：「大臣廝打，體面何存！崇賢伯，夜深了，你睡罷。」侯虎忍氣吞聲，自去睡了。有詩曰：

館舍傳杯論短長，奸臣設計害忠良。刀兵自此紛紛起，播亂朝歌萬姓殃。

且言三位諸侯，久不曾會，重整一席，三人共飲。將至二鼓時分，內中有一驛卒，見三位大臣飲酒，點頭歎曰：「千歲，千歲！你們今夜傳盃擲會飲，只怕明日鮮紅染市曹！」更深夜靜，人言甚是明白。姬昌明明聽見這樣言語，便問：「甚麼人說話？叫過來。」左右侍酒人等，俱在兩傍，只得俱過來，齊齊跪倒。姬伯問曰：「方纔誰言『今夜傳杯擲會飲，明日鮮紅染市曹』？」眾人答曰：「不曾說此言語。」只見姜、鄂二侯也不曾聽見。姬伯曰：「句句分明，怎言不曾說？」叫家將進來：「拿出去，都斬了！」驛卒聽得，誰肯將身替死！只得擠出這人。眾人齊叫：「千歲爺，不干小人事，是姚福親口說出。」姬伯聽罷，叫：「住了。」眾人起去，喚姚福問曰：「你為何出此言語？實說有賞，假誑有罪。」姚福道：「『是非只為多開口』，千歲爺在上，這一件是機密事。小的使命官家下的人，因姜皇后屈死西宮，二殿下大風刮去，天子信姐已娘娘暗傳聖旨，宣四位大臣明日早朝，不分皂白，一概斬首，今夜小人不忍，不覺說出此言。」姜桓楚聽罷，忙問曰：「姜娘娘為何屈死西宮？」姚福話已露了，收不住言語，只得從頭訴說：「紂王無道，殺子誅妻，自立姐已為正宮……」細細訴說一遍。姜皇后乃桓楚之女，女死，心下如何不痛！身似刀碎，意如油煎，大叫一聲，跌倒在地。姬昌命人扶起。桓楚痛哭曰：「我兒剜目，炮烙雙手，自古及今，那有此事！」姬伯勸曰：「皇后受屈，殿下無蹤，人死不能復生。今夜我等各具奏章，明早見君，犯顏力諫，必分清白，以正人倫。」桓楚哭而言曰：「姜門不幸，怎敢動勞列位賢伯上言。我姜桓楚獨自面君，辨明冤枉。」姬昌曰：「賢伯另是一本，我三人各具本章。」姜桓楚兩淚千行，一夜修本。不題。

且說奸臣費仲知道四位大臣在館驛住，奸臣費仲暗進偏殿見紂王，具言四路諸侯俱到了。紂王大喜。——「明日昇殿，四侯必有奏章，上言阻諫。臣啟陛下，明日但四侯上本，陛下不必看本，不分皂白，傳旨拿出午門梟首，此為上策。」王曰：「卿言甚善。」費仲辭王歸宅，一宿晚景已過。次日，早朝昇殿，聚積兩班文武。午門官啟駕：「四鎮諸侯候旨。」王曰：「宣來。」只見四侯伯聽詔，即至殿前。東伯侯姜桓楚等，高擎牙笏，進禮稱臣畢。姜桓楚將本章呈上，亞相比干接本。紂王曰：「姜桓楚，你知罪麼？」桓楚奏曰：「臣鎮東魯，肅嚴邊庭，奉法守公，自盡臣節，有何罪可知。陛下聽讒寵色，不念元配，痛加慘刑，誅子滅倫，自絕宗嗣。信妖妃，陰謀忌妒；聽佞臣，炮烙忠良。臣既受先王重恩，今睹天顏，不避斧鉞，直言冒奏，實君負微臣，臣無負於君。望乞見憐，辨明冤枉。生者幸甚，死者幸甚！」紂王大怒，罵曰：「老逆賊！命女弑君，忍心篡位，罪惡如山，今反飾辭強辯，希圖漏網。」命武士：「擎出午門，碎醢其屍，以正國法！」金瓜武士將姜桓楚剝去冠冕，繩纏索綁。姜桓楚罵不絕口。不由分說，推出午門。只見西伯侯姬昌、南伯侯鄂崇禹、北伯侯崇侯虎出班稱臣：「陛下，臣等俱有本章。姜桓楚真心為國，並無謀篡情由，望乞詳察。」紂王安心要殺四鎮諸侯，將姬昌等本章放於籠案之上。不知姬昌等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